

戴望舒全集

第三卷

戴望舒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名家名作全集

作者：庐隐文
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ISBN：7-5387-1419-7/I247

出版日期：2000年1月

定价：1680.00元（全套）

目 录

第 三 卷

创作部分

债	1429
卖艺童子	1433
母 爱	1435

翻译部分

法国作家作品

少女之誓	1441
阿达拉	1444
核 耐	1508
高龙芭	1538
陶尔逸伯爵的舞会	1684
关于雷蒙·拉第该	1791
邂 逅	1796
人肉嗜食	1801
下宿处	1809

戴望舒全集

诗人的食巾	1835
旧 事	1839
柏林之围	1848
卖国童子	1856
最后一课	1864
绿 洲	1870
老妇人	1877

西班牙作家作品

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选	1888
提莫尼	1889
海上的得失	1896
虾 蟆	1906
堕海者	1914
女罪犯	1919
疯 狂	1926
哀愁的春天	1936
天堂门边	1943
伐朗西亚的最后的狮子	1948
巫婆的女儿	1956
墙	1965
三多老爹的续弦	1969
后 记	1986
《良夜幽情曲》译本题记	1991
丽花公主	1993
永别了科尔德拉	1999
十足的男子	2006
沉默的窟	2051

货 箱	2059
小学教员	2064
意大利作家作品	
罗密欧与裘丽叶达	2071
加拉西寄宿舍	2110
失落的信	2118
老人的权利和青年的权利	2130
密 友	2141
劳列达的女儿	2152
仆 人	2164
比利时作家作品	
孤独者	2172
贝尔·洛勃的歌	2185
乌朗司毕该尔	2193

创作部分

债

一抹残阳斜照在一棵梧桐树的梢头，枯叶一片一片飘落到地上，呈着惨黄的颜色，被无情的秋风吹得索索作响。离梧桐树二丈多远结着一间小小的茅舍，周围一片荒场，衰草没胫，阴凄凄的挟着一派鬼气，真个是凄凉满目的景况。忽的一片悲声抢地呼天从茅舍里迸将出来。梧桐树上停着的几只乌鸦听到这声音，也似不忍闻一般的冲天飞去。原来这茅舍的主人就是那勤劳的佃夫，已在这天清早长辞人世了。他家还有老母、妻子、儿女，老老小小都靠他做工度日，可是，这年年成不好，闹过水荒，田也没得种，终日赋闲。佃夫既没有积蓄，哪堪坐吃山空，加着他老母又害了一场病，佃夫没有法子，一壁向同村姓王的富户借了一笔债，一壁卖卖菜聊作度日之计。他死的前一天，一清早就肩着一担菜到闹市上叫卖，直到日当停午菜也卖完了，才将卖下来的钱换了些粗米，回到茅舍，吩咐他妻子烧了罐薄粥。可是粥少人多，可怜每人还吃不到一碗。他的儿女还直嚷肚子饿咧。佃夫看了煞是伤心，一声长叹，两行眼泪一滴滴扑下来，悲声说道：“明天王家那笔债就要到期了。可怜我可以变钱的当了当了，卖的卖了，拿什么来还他呢？便这点点利息也无从设法。那王家是村里有名的恶大虫，不是好惹的。但看西村张二借了他家的印子钱，后来闹得家破人亡不得好结果。现在我们一

家还是团聚在一块儿吃口薄粥，一到明天正不知如何咧。”他老母、妻子愁人相对，一筹莫展，只得在一旁陪眼泪。正在这时，忽的听见柴门敲得很急，还带着一种怒骂的声音喊道：“青天白日这头劳什子的门还关得恁紧，难道里面的人都死了吗？”佃夫拿他的短褂擦擦眼睛，急开门一看，慌忙赔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王府上的大爷。是什么好风吹过来的呀？”那人把浓眉一扬两眼一瞪大声喝道：“不要绕弯儿，装糊涂了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，我问你明天的事怎么样了？”佃夫一听怔怔无语，好久才低声下气地道：“哪敢不还！无奈今年闹了水灾又闹旱荒，连牲口也卖了，实在是凑不起来，总得要大爷行个善事，在贵老爷面前好言几句，展个期头。”那人摇摇他的头，冷笑道：“都像你这般没人敢放乡账了。先关照你一声，明天有钱便罢，否则牲口没有，孩子总有的，抵在府上当书僮使女去。你等着罢。”佃夫闻言唬得目呆口定，如雷惊鸭子似的睁眼看那人恶狠狠的去了。佃夫也不再向他人乞情求免，只是呆呆的站在门口。那无情的秋风一直的扑过来，佃夫却如泥神木偶一般动也不动。他那衣不足蔽体的孩子觉得风冷，又一齐哭起来了，这才将佃夫失掉的魂灵又惊了转来。他回头来对他的孩子深深的看了一眼，咬牙就把柴门关上了。

这天晚上，他妻子只觉得她丈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拍拍这个儿子，抚抚那个女儿，又不时拿他那震颤的手握他妻子的手，于是他妻子便道：“明天要赶早市的呀，早些睡熟罢。”他应了声，也便翻身睡了。到了半夜，他妻子只觉得床头索索的响，只道又是鼠子作闹，也并不介意。到了天色微明，才被一种呻吟的声音惊醒，待看她丈

夫时，只见脸也青了，眼也泛白了，咬着牙齿不住地哼呼。她吃了一惊，急得怪叫起来。他年过七旬的老母也惊醒了，忙过来看，急问她儿子是怎样了。佃夫看看他的老母，又看看他的妻子儿女，不住的淌眼泪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快到王府上去请位人来，我有话对他说咧。”他妻子不知她丈夫得的什么病，又没钱去请医生，只得听她丈夫的话，一直到王家去。一息时，昨天那人已是气急败坏地赶来，还是威风赫赫的喝道：“大清早便来敲门，有甚劳什子的大事，可是叫我来还钱吗？”这时佃夫脸也变色了，指甲也青了，挣着一丝余气对排人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欠了债不能还，只得赔了这条命。天可怜见我借这笔钱并不是浪费的，实在是做我母亲的医药费的呀！如今我还不出钱，要拿我的孩子做抵押，叫我恁生舍得！社今，我那条命还了你们，可能够看我可怜，放过了我的孩子吗？”这一番濒死的哀鸣任是那人铁石般的心肠，也觉得他实是可怜，点点头悄悄的去。佃夫一壁喘气，一壁对他老母道：“并非孩儿不孝，不能终事母亲，实在年荒世乱，孩儿活着也不能顾全母亲的衣食。如今我死了，或者有人悯我死得可怜，老小无依，把母亲送到养老堂去，孩儿也就瞑目了。”又对妻子道：“可怜你跟我苦了一世，实在委屈你了。我今不忍儿女们做奴婢，宁可我自尽，撑吞了一口鼠药，中途撇下了你先去了，你能做活度日，我倒不必代你担忧，我望你侍奉母亲，提养儿女，不可为了我过于悲伤。”他妻子哭着应了。他又对孩子们道：“你父亲弃掉你们去了。这实是你父亲对你们不住。我愿你们要孝顺祖母和母亲，不要像我……”说到这里心头一阵剧痛，在板榻上滚了几滚，喊了几阵，五官流血，竟自往生净土。

戴望舒全集

去了。他孩子看他父亲如此，也一齐“哇”地大哭起来，一家嚎啕痛哭，他妻子更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怜四无邻居，只有那阵阵的秋风挟着一片秋声来凭吊他罢咧。

载 《半月》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，一九二二年八月

卖艺童子

他也是个人吗？为甚他不受世人的同等待遇呢？唉，他不过家里少了几个钱罢。他父亲原是个好好的商人，后来因为投机事业大大失败，所以，就在他五岁那年宣告破产，在他六岁那年，他父亲便将他卖给了马戏班子里。从此以后他就堕落在这悲惨的世界里，永无翻身之日了。

说起来委实可怜咧。他们的老板是个残忍的人，生性暴躁，动不动就要发火，要打人。可怜他今年不过十一岁咧。他老板又要鞭他，他同伙又要欺他，终日里挨打挨骂。到晚上还须到游艺场里去耍把戏，忍着饥，耐着苦。不要说是偶然失了手闯下了祸，定然打个半死，饿他半天，就是有所痛苦也只好藏在心头，不敢现在颜面上。要是脸上稍有点不快活的样子，就派他是有意得罪看客，回来，少不得又是一顿皮鞭子。我时常见他是张着小口嘻嘻地笑着，可是我却深晓得他那浅浅的笑涡里，却蕴含着万种的痛苦悲怨呢。

我真不懂这提倡人道主义的世界，博爱还及到禽兽身上，鸡鸭倒提着就要受罚，可是他呢，他在演技的时候，倒立在地上还不算，还要他唱一支小曲，喝三杯冷水，吃一只香蕉。那时全身儿倒立着已经够受用了，何况再迫他唱小曲、灌食物下去呢！那自然有一种剧烈的痛苦，而且于他身体发育上当然又是极大的阻碍。他现在已十一岁了，可是那小小的身子看过去总不过像七八岁，这就是个

大大的明证。最可怪的就是这些看客，越是看到这惨无人道的把戏越是拼命地喝彩，好似幸人之灾，乐人之祸一般。原来呢，他们花了钱来寻快活的。不过总该存点侧隐之心啊！唉，他也是个人吗？为什么倒不如畜生呢？

我记得那天是冬季极冷的一天，呼呼的北风刮得厉害。他只着了一件夹袄，因为他班主任不准他穿多，说穿得多了和耍把戏有妨碍的。到晚上又到游艺场里去演技了，他索索地抖着，那刀一般的风直刮得他的皮肤都裂开了。他浑身已麻木，几乎不能动弹了。他身上所受的痛苦，他心中所受的痛苦，已达到极点了。他又不敢反抗他老板的命令畏缩不前，他依旧打起精神丝毫不敢懈。他这夜演的是“爱神之舞”，他就在那铮铮琮琮的妙乐里现身在演技圈中，背上背着一双洁白的翼翅扮作爱神的模样，苹果般的面庞娇红得怪可人怜。他举首望望那场中五丈多高的木架子就有些胆寒了。这时，他老板又发下命令喊他上去。他心中恐惧极了。可是，他总不敢反抗，只得张开了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，攀住了那根从木架子上垂下来的绳子。他老板便将绳子的那一端垂下来，他就平空的吊了上去，达到最高的地点。他老板又发下暗示，他松了一只手攀住了前面的木杠，想腾身过去，可怜他这时一双小手被风刮得出血了，他的神经已失了知觉了，只觉得眼前忽地一黑，他支持不住了，一松手一个倒栽葱向下落下去……唉！我也不忍说下去了。

我仿佛还记得当时的看客同声喝了个倒彩。

载《半月》第二卷第七期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

母 爱

他的病魔正在那里和死神交战，他的病正是在最危险的地步。他的面庞瘦得全不像个人，一双颧骨凸出得很高，两只眼睛陷进得很深，嘴唇上连一丝血色都没有，可是，面上的燥火却红得厉害。他已昏昏沉沉的三天没有进食，不但是没有进食就是滴水都没有入口。在他病榻面前围满了五六个医生，有的摇头微叹，有的望着他发怔，他们已把各人平生的技术都用出来，可是总想不出怎样可战胜死神。他们都是焦思着，屋子里静得连呼吸声都觉得很很大。窗外药炉上的水沸声又兀是闹个不休，越显得他的病症的危险可怕。他的母亲尤其是焦急万分，噙着一包热泪，不住地望着伊爱子，轻轻地走到病榻前俯身下去瞧，伊可怜伊自己原也有病在身，可是伊为了伊爱子的病，竟把自己的病都忘了。伊已三夜不曾合眼过。眼皮肿得很高，也不知是不睡肿的，还是伤心肿的。伊只有他一个爱子，伊的丈夫已在十年前故世了，只遗下这一块肉。伊守寡十年，靠着十个指头赚了钱来养他，备尝了世上的艰苦，才把他养大成人，坑然使他能在社会上做点事，自食其力了。伊是极爱他的，伊的心中只有他一个爱子，所以除了伊爱子，随便什么都可牺牲。可怜伊为了他竟积劳成了个不易医治的病。但是，伊仍是照样的做丧，希望他成家立业。不料他忽然病了，病症又十分危险。伊百般的服侍看护。可是他的病竟一天重一天。伊也曾天天的求神拜佛祝

他病好，伊也曾拼当衣衫为他求医。伊一天到晚的望他好起来。伊竟对天立誓说，宁愿自己死了代伊的爱子受过。

他的病在最危险时，朦胧中只听得见耳际有颤动的呼吸声，又觉得头顶上有双手在那里抚摩他的头发，又觉得有人和他接了个吻，轻轻的拍拍他的身子。突然，有一滴水滴到他脸上，他微微的张开眼睛看了看，只见枕头边有个人伏着，也看不见是谁。他慢慢的伸手过去，却摸着枕头上湿了，倒有一大摊水。他觉得眼前一黑，又是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他的病总算赖天的保佑，竟战胜了死神了。他母亲知道他的病已不危险了，也安了一大半心。但是伊总还是担忧，伊急望他痊愈。伊仍是不懈地看护他，不几时他的病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过他的病魔却加到他的母亲的身上了。他母亲本来已是有病之身，再加上伊爱子的一场大病，又是担心，又是积劳，所以等伊爱子病好了不久，伊又接连的病起来。伊的病状尤其是凶险万分，一天到晚竟没有一刻儿睡得着，终日的哼呼喊叫，实是危险极了。但是，伊对伊爱子却说：“我的病是不妨事的，过一两天自然就好了。你病才好，不可过劳，我的病不用得你来照顾，我自己能服侍自己，不用你担心的。依我看来，医生也不必去接，这点点小病痛也值得花多钱吗？就是你自己也不必老守在家里，外面也好去游散游散。不过这几天天冷，你衣服却要多着些啊。”伊虽是病得很厉害，伊却不肯对爱子直说，免得他心忧，还要事事都管周到，真是爱子之心无微不至了。可是他呢，真是全无良心的，自己病一好也就不管他母亲的病了。总算还听他母亲的话，医生也不请，终日到晚老毛病发作，花天酒地的索性连回也不回去了。老实说，他的心中哪里有他母亲一个人。可怜他

母亲的病愈积愈重，竟一病不起了。在伊临终时，伊的爱子正在那里逐色征歌，可怜伊还盼望伊儿子归来见一见面，直等到气绝了，身冷了还没有瞑目。

载 《星期》 第四十五期，一九二三年一月

翻译部分

法国作家作品

少女之誓

沙多勃易盎

译者题记

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法兰西的文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，代替了一切古典的，传统的，它创造出一个新的，美的形式。

在那时代中，我们第一个要数起的，是那戈谛叶 (Gautier) 所说的“覆了莪特式的殿堂，开大自然的门户，揭开近代忧愁之幕”的沙多勃易盎浪漫主义的先驱者。他的影响是浩大的，悠久的；我们可以在他一个统系下的大作家如拉马尔谛纳 (Lamar-tine)，维尼 (Vigny)，缪赛 (Musset)，于戈 (Hugo) 等人的作品中找出他的思想，情感和作风的遗迹来。即使到现代，他仍是被一些作家所私淑的。譬如我们在不多几年前失去的洛谛 (Loti)，就是受他影响最大的一个。

弗杭刷·核耐·德·沙多勃易盎 (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) 于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生在圣米罗 (Saint-Milo) 的一个古旧而有声望的家庭中。在早年，他就受那勃核达涅 (Bertagne) 的忧郁的荒地和苍茫的大海，他